

郭沫若 作品经典

第十五册 小说



中国华侨出版社

GUO MORUO ZUOPIN JINGDIAN

郭沫若作品经典

第十五册

小说

中国华侨出版社

目 录

小 说

歧路.....	(3)
喀尔美萝姑娘.....	(16)
Löbenicht 的塔	(47)
叶罗提之墓.....	(59)
月光下.....	(65)

散 文

《辛夷集》小引.....	(77)
今津纪游.....	(79)
寄生树与细草.....	(92)
味爽.....	(93)
梦与现实.....	(97)
路畔的蔷薇.....	(100)

水墨画·····	(101)
山茶花·····	(102)
墓·····	(103)
痛·····	(104)
回到上海·····	(111)
芍药及其他·····	(114)
银杏·····	(117)
飞雪崖·····	(120)
丁东草(三章)·····	(126)

文论·杂文

生命底文学·····	(133)
论诗三札·····	(136)
《西厢记》艺术上的批判与其作者的性格·····	(150)
《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	(155)
批评与梦·····	(165)
自然与艺术·····	(175)
文艺的生产过程·····	(178)
印象与表现·····	(181)
孤鸿——致成仿吾的一封信·····	(190)
生活的艺术化·····	(204)
穷汉的穷谈·····	(209)
《文艺论集》序·····	(213)
从典型说起·····	(215)

旋乾转坤论·····	(221)
不要怕死·····	(229)
逢场作戏·····	(232)
长沙哟，再见！·····	(234)
复兴民族的真谛·····	(236)
大人物与小朋友·····	(239)
先乱后治的精神·····	(240)
写在菜油灯下·····	(243)
青年哟，人类的春天！·····	(246)
蒲剑·龙船·鲤帜·····	(252)
屈原的思想·····	(256)
历史·史剧·现实·····	(283)
《娜拉》的答案·····	(288)
题画记·····	(294)
鼠乎？象乎？·····	(311)
驴猪鹿马·····	(314)
一样是伟大·····	(316)
“绿”·····	(319)
无题·····	(320)
献给现实的蟠桃·····	(322)
人做诗与诗做人·····	(325)
论读经·····	(327)
啼笑皆是·····	(332)
序我的诗·····	(336)
甲申三百年祭·····	(342)
谢陈代新·····	(370)

羊	(376)
黑与白	(377)
分与合	(378)
“五四”课题的重提	(380)
论郁达夫	(382)
反反常	(392)
鲁迅与王国维	(393)
人所豢畜者	(405)
冷与甘	(412)
路边谈话	(414)
春天的信号	(421)
消夏两则	(427)
由《虎符》说到悲剧精神	(431)
谈诗歌问题	(437)
读《随园诗话》札记(节选)	(444)
序	(444)
一、性情与格律	(445)
二、批评与创作	(445)
三、风骨与辣语	(447)
十、才、学、识	(449)
十一、解“歌永言”	(450)
十三、唐太宗与武则天	(451)
十七、哭父母	(452)
二十、糟粕宋	(454)
二十四、瓦缶不容轻视	(455)
三十五、评王安石	(456)

三十九、败石瓦砾·····	(458)
四十六、甘苦刚柔·····	(459)
五十七、猫有权辩冤·····	(460)
五十九、天分与学力·····	(461)
六十九、言诗·····	(462)
《再生缘》前十七卷和它的作者陈端生·····	(464)
《兰亭序》与老庄思想·····	(489)
《驳议》的商讨·····	(495)

小 说

（此处为模糊不清的正文内容，疑似为小说开头的叙述部分）

（此处为模糊不清的正文内容，疑似为小说情节的展开部分）

（此处为模糊不清的正文内容，疑似为小说情节的继续部分）

歧 路

一种怆恼的情绪盘据在他的心头。他没精打采地走回寓所来，将要到门的时候，平常的步武本是要分外的急凑，在今朝却是十分无力。他的手指已经搭上了门环，但又迟疑了一会，回头跑出弄子外去了。

静安寺路旁的街树已经早把枯叶脱尽，带着病容的阳光惨白地晒在平明如砥的马路上，晒在参差竞上的华屋上。他把帽子脱了拿在手中，在脱叶树下彳亍。一阵阵自北吹来的寒风打着他的左鬓，把他蓬蓬的乱发吹向东南，他的一双充着血的眼睛凝视着前面。但他所看的不是马路上的繁华，也不是一些砖红垩白的大厦。这些东西在他平常会看成一道血的洪流，增涨他的心痛的，今天却也没有呈现在他的眼底了。他直视着前面，只看见一片混茫茫的虚无。由这一片虚无透视过去，一只孤独的大船在血涛汹涌的黄海上飘荡。

——“啊啊，他们在船上怕还在从那圆圆的窗眼中回望我呢。”

他这么自语了一声，他的眼泪汹涌了起来，几乎脱眶而出

了。

船上的他们是他的一位未满三十的女人和三个幼小的儿子。他们是今晨八点五十分钟才离开了上海的。

他的女人是日本的一位牧师的女儿，七年前和他自由结了婚，因此竟受了破门的处分。他在那时只是一个研究医科的学生，他的女人随他辛苦了七年，并且养育了三个儿子了，好容易等他毕了业，在去年四月才同路回到了上海。在她的意思以为他出到社会上来，或者可以活动一回，可以从此与昔日的贫苦生涯告别，但是事情却出乎她的意料之外。他回到上海，把十年所学的医学早抛到太平洋以外，他的一副听诊筒因为经年不用，连橡皮管也堵塞得不通气息了；上海的朋友们约他共同开业，他只诿说没有自信。四川的S城有红十字会的医院招他去当院长，他竟以不置答复的方法拒绝了。他在学生时代本就是浸淫于文学的人，回到上海来，只和些趣味相投的友人，刊行了一两种关于文学的杂志，在他自己虽是借此以消遣几多烦愁，并在无形之间或许也可以转移社会，但是在文学是不值一钱的中国，他的物质上的生涯也就如象一粒种子落在石田，完全没有生根茁叶的希望了。他在学生时代，一月专靠着几十元的官费还可以勉强糊口养家，但如今出到社会上来，连这点资助也断绝了。他受着友人们的接济寄居在安南路上的一个弄子里，自己虽是恬然，而他的女人却是如坐针毡。儿子也一天一天地长大了，愁到他们的衣食教育，更使他的女人几乎连睡也不能安稳。因此他女人也常常和他争论，说他为甚么不开业行医。

——“行医？医学有甚么！假使我少学得两年，或许我也

有欺人骗世的本领了，医梅毒用六零六，医疟疾用金鸡纳霜，医白喉用血清注射，医寄生虫性的赤痢用奕美清，医急性关节炎用柳酸盐……这些能够医病的特效药，屈指数来不上双手，上海的如鲫如蚁的一些吮痂舐痔的寄生虫谁个不会用！多我一个有甚么？少我一个又有甚么？”

——“医学有甚么！我把有钱的人医好了，只使他们更多榨取几天贫民。我把贫民的病医好了，只使他们更多受几天富儿们的榨取。医学有甚么！有甚么！教我这样欺天灭理地去弄钱，我宁肯饿死！”

——“医学有甚么！能够杀得死寄生虫，能够杀得死微生物，但是能够把培养这些东西的社会制度灭得掉吗？有钱人多吃了两碗饭替他调点健胃散；没钱人被汽车轧破了大腿率性替他斫断；有枪有械的魔鬼们杀伤了整千整万的同胞，走去替他们调点膏药，加点裹缠。……这就是做医生们的天大本领！博爱？人道？不乱想钱就够了，这种幌子我不愿意打！……”

他每到激发了起来的时候，答复他女人的便是这些话头。

他女人说：“在目前的制度之下也不能不迁就些。”

他说：“要那样倒不如做强盗，做强盗的人还有点天良，他们只抢的是有钱人。”

他女人说到儿子的教育时，他又要发一阵长篇的议论来骂到如今的教育制度，骂到如今资本制度下的教育了。

他的女人没法，在上海又和他住了将近一年，但是终究苦于生活的压迫，到头不得不带着三个儿子依然折回日本去了。他的女人说到日本去实习几个月的产科，再回上海来，或许还可以做些生计。儿子留在上海也不能放心，无论如何是要一同带去的。他说不过他女人坚毅的决心，只得劝她等待着一位折返

日本的友人，决计在今天一路回去。

为买船票及摒挡旅费，昨天忙了一天。昨夜收束行装，又一夜不曾就睡。今晨五点半钟雇了两辆马车，连人带行李一道送往汇山码头上船。起程时，街灯还未熄灭，上海市的繁嚣还睡在昏朦的梦里。车到黄浦滩的时候，东方的天上已渐渐起了金黄色的曙光，无情的太阳不顾离人的眼泪，又要登上他的征程了。孩子们看见水上的轮船都欢叫了起来。他们是生在海国的儿童，对于水与轮船正自别饶情味。

——“那些轮船是到甚么地方去的呢？”

——“有些是到扬子江里去的，有些是到外国去的。”

——“哦，那儿的公园我们来过。到日本去的船在那儿呢？”

——“还远呢，到汇山码头还要一会儿。”

他同他的大儿对话着，立在他的膝间的二儿说道：“我不要到日本去，我要同爹爹留在上海。”

——“二儿，你回日本去多拣些金蚌壳儿罢，在那海边上呢。爹爹停一晌要来接你们。”

——“唔，拣金蚌壳儿呢，留下好多好多没有拣了。”

他一路同他儿子们打着话，但他的心中却在盘旋。一个年轻的女人带着三个儿子到日本去，还要带些行李，上船下船，上车下车，这怎么能保无意外呢？昨天买船票的时候，连卖票的人也惊讶了一声。“啊，别人都还要惊讶，难道我做丈夫做人父亲的能够漠然无情吗？我是应该送他们回去。我是应该送他们回去。从上海到长崎三等舱只要十块钱，送他们去耽搁几天回来，来回也不过三四十块钱。啊，我是应该送他们回去。在船上去补票罢。是的，在船上去补票罢。……”但一回头又想起他同朋友们办的一些杂志来了。“那些杂志每期要做文章，自

已走了之后朋友们岂不辛苦吗？有那三四十块钱，他们母子们在日本尽可以过十天以上的生活了，日本的行旅不如中国艰难，想来也不会出甚么意外。好在同船有T君照顾，我还是不能去。唉，我还是不能去。”——辗转反复地在他的心中只是想的这些问题。他决下心不去了，但又悬想到路上的艰难，又决心要去。从安南路坐到汇山码头他的心机只是转毂。他的女人抱着一个才满周岁的婴儿坐在旁边，默默不作声息。婴儿受着马车的震摇，起初很呈出一种惊诧的气色，但不久也就象在摇篮里一样，安然地在他母怀中睡熟了。

坐了一个钟头以上的光景，车到汇山码头了。巍然的巨舶横在昏茫的黄浦江边，尾艙上现出白色的“长崎丸”三字。码头上还十分悄静，除有些束手待客的脚步夫外还不见乘客的踪影。同路的朋友也还没有来。上了船把舱位看定了之后，他的心中还在为去留的问题所扰。孩子们快乐极了，争爬到舱壁上去透过窗眼看水，母亲亲手替他们制的绒线衣裳，挂在壁钉上几次不能取脱。最小的婴儿却好象和他惜别的一样，伸张起两只小手儿，一捏一捏地，口作呀呀的声音，要他抱抱。他接在手中时，婴儿抱着他的颈子便跳跃了起来。

——“日本的房屋很冷，这回回去不要顾惜炭费，该多烧一点火盆。”他这样对他的女人说。

她的女人也抚着她自己的手，好象自语一般地说道，这回回去，自己挽水洗衣烧火煮饭，这双手又要龟裂得流出血来了。

——“这回回去，无论如何是应该雇用女工才行。十块钱一个月总可以雇到罢？”

——“总可以雇到罢。”女人的眼眶有点微红了。“听说自从地震以后，东京的女工有的不要工钱只要有宿食便来上门的。

但是福冈又不同，工钱以外还要食宿，恐怕二十块钱也不够用。”

——“我在上海总竭力想法找些钱来，……”他这么说了
一半，但他在内心中早狐疑起来了。找钱？钱却怎么找呢？还
是做文卖稿？还是挂牌行医？还是投入上海 Zigoma 团^①去当强
盗呢？……

——“福冈还有些友人，一时借贷总还可以敷衍过去。我
自己不是白去游闲的，我总还可以找些工作。”

——“放着三个儿子，怎么放得下呢？”

——“小的背着，大的尽他们在海上去玩耍，总比在上海
好得多呢。……”

船上第一次鸣锣催送行的客人上岸了。他的女人伸长过颈
子来，他忍着眼泪和她接了一个很长的接吻。他和孩子们也一
一接吻过了，把婴儿交给了他的女人。但是同行的 T 君依然不
见人，他有几分狐疑起来了，是起来迟了？还是改了期呢？动
身的时候，悔不曾去约他。他跑出舱来看望。

T 君的船票，是他昨天代买的，现刻还存在他的手里。他一
方面望 T 君快来，但一方面也想着他不来时，倒也正好用他的
船票送他的妻儿们回去。走出舱来，岸上送行的人已拥挤了，有
的脱帽招摆，有的用白色手巾在空中摇转。远远望去，一乘马
车，刚好到了码头门口。啊，好了！好了！T 君来了！车上下来的
果然是 T 君。他招呼着上了船，引去和他的妻儿们相见了。船
上又鸣起第二次催人的锣来。“我怎么样呢？还是补票吗？还是
上岸去呢？”他还在迟疑，他女人最后对他说：“我们去了，你
少了多少累赘，你可以专心多做几篇创作出来，最好是做长篇。

^① 作者注：在美国城市中流行的一种流氓暴力团。

我们在那边的生活你别要顾虑。停了几月我们还要转来。樱花开时，你能来日本看看樱花，转换心机也好。”

他女人的这些话头，突如其来，好象天启一样。七年前他们最初恋爱时的甜蜜的声音，音乐的声音，又响彻了他的心野。他在心中便狂叫起来：“哦，我感谢你！我感谢你！我的爱人哟，你是我的 Beatrice^①！你是我的 Beatrice！你是我的！长篇？是的，最好是做长篇。Dante^② 为他的爱人做了一部《神曲》，我是定要做一篇长篇的创作来纪念你，使你永远不死。啊，Ava Maria！Ava Maria！^③ 永远的女性哟！……”他决心留在上海了。他和 T 君握手告别，拜托了一切之后，便毅然走出舱来。女人要送他，他也叫她不要出来，免惹得孩子们流泪。

几声汽笛之后，黄浦江面已经起了动摇，轮船已渐渐掉头离岸了。他等着 T 君的身影渐渐不能看见了，才兴冲冲地走出码头。“啊，长篇创作！长篇创作！我在这一两个月之内总要弄出一个头绪来。书名都有了，可以叫做‘洁光’。我七年前最初和她相见的时候，她的眉间不是有一种圣洁的光辉吗？啊，那种光辉！那种光辉！刚才不是又在她的眉间荡漾了吗？Ava Maria，Ava Maria，……永远的女性……Beatrice……‘洁光’……”他直到走上了电车，还隐隐把手接吻了一回，投向黄浦江里去。

① 贝娅特丽齐，但丁幼年时代的恋人。《神曲·天堂》中描写了她引导但丁进入天国的故事。

② 作者注：但丁。

③ 作者注：“福哉圣母！福哉圣母！”天主教追念圣母玛利亚之祈祷词，此处是把自己的女人当成圣母。

长期的电车把他心中的激越渐渐缓和，给予他以多少回想的余暇了，他想到他历年来的漂泊生涯，他也想到他历年来的文学成绩。“啊，我的生活意识是太暧昧了。理想的不能实行，实行的不是理想，逡巡苟且，混过了大好的光阴。我这十年来，究竟成就了些什么呢？医学是不用说了。虽然随着一时的冲动做过些诗文，但那是甚么东西哟！自己的技能有那一样能够足以自恃！自己的文章有那一篇能够足以自慰呢？啊，惭愧！惭愧！真是惭愧！我比得甚么 Dante！我比得甚么 Dante！我是太夸诞了！太无耻了！啊，我是……”他这么想着，又好象从灿烂的土星天堕落下无明无夜的深渊里。他女人对于他的希望，成了他莫大的重担。他自己对于他女人的心期，又成了精卫的微石^①了。他的脑筋沉重得不堪，心里炽灼得不堪，假使电车里没有人，他很想抱着头痛哭起来。

这种自怨自艾的心情本来是他几年来的深刻的经验。他从事文笔的生涯以来，海外的名家作品接触得愈多，他感觉着他自己的不足愈甚。他感觉着自己的生活太单纯了，自己的表现能力太薄弱了。愈感不足，他愈见烦躁，愈见烦躁，他愈见自卑。直到现在，他几乎连笔也不能动了。“自己做的东西究竟有甚么存在的价值呢？一知半解的评论，媒婆根性的翻译，这有甚么！这有甚么！同情我的人虽说我有‘天才’，痛骂我的人虽也骂我是‘天才’，但是我有甚么天才在那儿呢？我真愧死！我

① 作者注：《山海经·北山经》：“发鸠之山有鸟焉，名曰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埋于东海。”《述异记》：“炎帝女溺死东海中，化为精卫，每含西山木石填东海，一名冤禽。”《博物志》：“炎帝女溺死，化精卫，与海燕为偶。生子雌曰精卫，一名冤禽，雄曰海燕。”